

文學史中消失的作家

文學史在某種意義上講是特定時代、特定人群對文學發展過程的記錄和闡釋，在記錄和闡釋的過程中，特定時代中的特定人群當然會有自己的選擇和判斷。由於兩個「特定」的限制，也由於在選擇和判斷的行為中會有強烈的主觀性，因此在記錄和闡釋時，難免有所見有所不見——在這個過程中，許多曾經非常活躍的作家，就在文學史中莫名其妙地消失了。

就拿活力四射的當代文學來說吧，儘管只有幾十年的歷史，但許多當年深受讀者喜愛的作家，如今卻再也無人提起，文學史中也罕見他們的身影。我在青少年時代，讀過很多印象深刻的小說，如黎汝清的《萬山紅遍》、郭澄清的《大刀記》、齊越的《碧空雄鷹》、王忠瑜的《鷹擊長空》、李雲德的《沸騰的群山》、李良杰和俞雲泉合作的《較量》、楊佩瑾的《劍》等，這些作品連同它們的作者，在如今的文學史中，已不易發現他們的名字。

就在我頗為不解何以當年令我印象深刻——許多年後還能記得可見寫得很不錯——的眾多小說，卻在文學史中銷聲匿跡之際，我讀到了作家隱地的《五十年台灣文學記憶》，在書

中，他提到了許多五十年來（一九五〇至二〇〇〇）在中國台灣曾經非常活躍如今卻「消失」的作家：師範、畢珍、邵儻、朱夜、子於、繁露、徐蕙藍、章君谷、張騰蛟、林佩芬等，這些作家，有的是當年的短篇小說之王，有的創作量曾達到八十至一百本之多，可現在不要說是一般的讀者，就是專業的台灣文學研究者，面對這些名字，都會感到陌生吧——可見作家在文學史中消失，不只是一時一地的現象。

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，消失在文學史中的作家，有的固然是大浪淘沙，有的卻是文學史「敘事」、「建構」所致。當年沈從文等作家不也在文學史中「消失」了不短的時間嗎？如今那些在文學史中（被）「隱去」的作家，是真的不夠好呢——現在的許多作家就比他們寫得好嗎？還是特定時代的特定人群，已對他們不屑一顧？



過眼錄 劉俊

逢周二見報

漂遊絮語

人言落日是天涯，望極天涯不見家。

去年以來的疫情，反倒給了我這樣新生代的「港漂」一種頗為復古的心境和體驗。以往站在維港岸邊，總是看着水泥森林，慨嘆都市的繁華，如今站在維港岸邊，卻浮起一絲落日雲飛，鄉關何處的背離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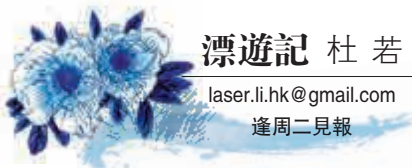
正如葉靈鳳先生在《憶江南·山川》所說，在香港住了這許多年，不知怎樣，對着每天開門就可以見到的山，總覺得有一點隔閡。雖說清風明月並不要花錢買，但對着眼前這覆滿了常綠植物的黃沙土的山，總覺得他是這裏的地主，而我不過是一個過客。

以往的相聚太過容易，反倒忘了不能相見時的苦楚。在以前港漂的日子裏，筆者總把自己放在一種微妙的心里平衡狀態。似乎自己既有近乎於在外國留學一般的自由灑脫、國際視野，又有一種離家不遠，隨時可以歸家探親的心理暗示。但這一年持續不斷的疫情使得這樣的心理狀態不復存

在，取而代之的是真正的遊子心態。那十四天（或是二十一天）的隔離，就如同古時舟車勞頓的隔絕。與父母或內地親友的會面，更多的也是「雲端相會」。如筆者一般的「打工人」，更是囿於假期，難以歸家。

但是，失之東隅收之桑榆，這一年的隔離反而讓我更加深刻地意識到，自己所居住的香港，原來是那麼值得被一寸一寸地挖掘，值得用自己的腳步一步一步丈量。既然每月不能回到內地，那就用行山與「雲聚會」代替；因為疫情宅家無法出門，反而給了更多的時間將家中裝點得更科技感，體驗科技的魅力與「宅家」閒適的樂趣。

新年已至，疫苗抵港也近在咫尺，希望亦在前方；新年已至，山河依舊錦繡，未來無垠，願同讀者一道漂遊。



漂遊記 杜若

laser.li.hk@gmail.com

逢周二見報

深井燒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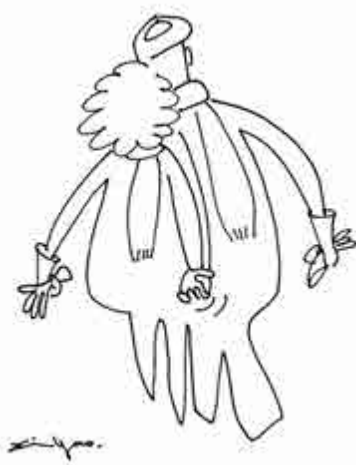
北方人跟香港人若要找相似，對鵝肉的喜愛須算作一個。只不過冰天雪地裏，是熱氣騰騰的鐵鍋燉大鵝；而到了香港就變成了精緻透亮的深井燒鵝。深井燒鵝究竟多出名？出名到凡聽說過燒鵝，「深井」二字就會如影隨形，明明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地方，卻更像一個形容詞，把鵝料理的註解提升到至高境界。

作為北方人的我，第一次慕名而食，卻不是在深井，彼時的鵝肉有光彩卻失了些神韻。後來兜兜轉轉，彎彎繞繞，特地來到這個位處新界荃灣的鄉郊地帶，不要看地方小，自七八十年代起就聚集了大批潮州移民，帶來了各種美食，也讓全港最好吃的燒鵝花落自家。如今的村落裏，依稀可見當時的風貌，而不一樣的卻是每到飯點，都有成群結隊的老饕慕名而至，幾家大大小小的飯點食客爆滿，一股酥香直衝肺腑。

又要說回到北方的燉大鵝，對比之下，燉煮這種烹飪方法使鵝肉滋味足，可下飯，但卻不夠細膩。當然，即便是掛着深井燒鵝的名號，想吃到最正宗的也絕非易事。在燒鵝流派中，有醃製和不加醃製兩種，深井一派正是後者的代表，不會事先加料，全憑一隻手、一爐火。其中火候是決定成敗的最關鍵因素，火小會讓表皮起皺，視覺效果不好；而火大則有燒焦、變老的風險。多數深井燒鵝都會沿用前期大火烤、後期低溫燜燒的方法，給表皮刷上糖水增香上色，同時保證油層不流失，肉質鮮嫩多汁。這樣的燒鵝，出爐即是酥香滿面，表皮脆如紙，內裏線條清晰，論品相、論味道，果然非一般茶樓所能及。最後沾上一點酸梅醬，甜中帶酸，酸裏回甘，油光統統消失於無形，吃得滿肚子輕鬆愉快，不愧為時間沉澱下的典藏。

食色 判答

逢周二、三、四見報



漫條思理 鄭辛遙

逢周二、四見報

空中旅程與演藝行業

航空業受今次疫情影响，酒店、旅遊等服務行業，都成了嚴重的高危行業，當中一向被不少人視為理想職業的航空從業員，像主要職位的機師、空中小姐、空中少爺和地勤人員等，過去隨時有機會周遊列國，不過一場全球疫症，已為業界帶來了無可估計的挑戰。

電視台看準機會，舉辦首次為特定航空服務員晉身演藝界的《衝上雲霄大選》節目，可謂是「匠心獨運」，一來可助個別受影響的航空業人士尋求新發展，二來亦有機會為電視台增添一些小生及花旦人才。以往電視台的「香港小姐」選舉，經常會有空姐參與，現時的藝員中，亦有

新年音樂會

疫情打亂了正常生活，令不正常的狀態變成新形態，一旦發現有些傳統得以保存，就有種莫名其妙的興奮。看到超過八十年歷史的維也納愛樂樂團新年音樂會，一月一日「如常」在奧地利維也納金色大廳舉行，心裏感到很安慰。

世事紛亂，社會發展急速，很多傳統正在消失，令人有點悵然，因此數十年如一日的的新年音樂會顯得彌足珍貴。自從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，在維也納金色大廳舉辦首屆「新年音樂會」，一九四一年一月一日舉行第二屆，以後都是一月一日定期在金色大廳舉行，唯一的例外是一九四五年因第二次世界大戰而停辦一屆。

除了日子固定外，演奏的曲目也有傳統，

通常新年音樂會上演奏的曲目，都圍繞有圓舞曲之家美譽的史特勞斯家族，在某些特別的年份中，會加入其他作曲家的作品，如羅西尼（一九九一）、齊雷爾（一九九六、二〇一二、二〇一七）、布拉姆斯（二〇〇三）、奧托·尼古萊（一九九二、二〇一〇、二〇一七）等等。

也許你會說，每年都差不多，不是缺乏新意嗎？在娛樂多元化的今日，還有人會期待一年一度的音樂會嗎？還真有不少樂迷期待這一天，除了專程到現場的觀眾外，每年全世界很多國家或地區都透過電視機或電台收聽直播。許多樂迷在每年都會競猜，當年找哪一位指揮，會加入什麼新曲目。這些小變化，成為了樂迷茶餘飯後的話題。

假如能有時光機

新年伊始，總免不了回顧與展望。過去一年，突如其來的疫情，擾亂了生活節奏，讓出行計劃泡湯，令充電計劃擱淺，使創業腳步放緩……年初許下的願望，無可避免地變成了遺憾——沒有見到想見的朋友、沒有和家人一起吃年夜飯、沒有實現畢業旅行、沒有看到周杰倫的演唱會……

有不少人說，迎接二〇二〇年到來時曾經立下很多目標，但過着過着只剩下最後一個，那就是勇敢地活下去。

要多努力才可以看起來毫不費力，相信經歷過二〇二〇年的我們，都明白其中的道理。世事無常教會我們的，是感恩生活，珍惜當下。或許正因如此，知乎上關於「二〇二一新年願望」的提問，很多人的回答都特別接地氣，關注的是我們曾無意間忽略的生活之美，在意的是那些近在眼前的愛與幸福。

有的說，可以慢悠悠去逛菜市場，在廚房炒菜做飯，把小飯桌搬到陽台，一家人熱熱鬧鬧吃個飯，那就是生活熱氣騰騰的模樣；有的說，想去一個遙遠陌生的地方：寧靜、安全、溫柔，有好看的樹，淡雅的花，小而舒適的住所，夜晚滿天星斗，璀璨得讓人淚目；也有的說，只想和男友約好，去武漢大學的櫻花樹下擁吻，把去年錯過的春暖花開，狠狠地薅一把回來。

的確，對於身邊這些「小確幸」，我們有時會忘了有多麼在意，總以為時間還很長，陪伴總是來得及，卻不知一個轉身的剎那，就再也回不去。

如花容顏，留不住腳步匆匆，鮮衣怒馬，敵不過似水流年。時間以靜默的姿態從我們身邊經過，帶走的不僅是歲月，更是無數個無法回頭的從前。

焉知非福

大部分中國人都聽過「塞翁失馬，焉知非福」這句說話，卻沒太多人知道這個源自《淮南子·人間訓》的古代故事，其實包含幾個層次。在這二〇二一新年之初，我們也許可以對該故事再作多一點理解。

邊塞上的智者能夠預知禍福，其馬匹無故失蹤，旁人紛紛前來慰問，但智者並不覺得是禍。後來失蹤馬匹自行回家，更引來多一匹胡地駿馬，旁人又紛紛前來祝賀，智者反而覺得未必是福。智者的兒子騎上駿馬而意外跌傷，旁人又再來問好；後來胡人來襲，戰事頻盈，壯丁都要服役上陣，智者的兒子因為早前受傷得以免疫，不用在戰場送上寶貴的生命。各小節串連起來，印證了智者的

人生態度：世事難料，凡事不用過早樂觀或悲觀。

二〇二〇年，對於大部分人都是困難及受苦的一年，但到底是福是禍，也許仍要反覆思量。

自幼以來，我都算不上是「陽光男孩」，身體雖然從未試過大病，但是鼻子敏感，每年都會染上傷風咳嗽，每次都要光顧西醫及中醫，接連吃藥方可療愈。二〇〇三年「非典」降臨，當年我自恃年輕，故此沒有經常戴上口罩，幸好並未染疫，不致連累家人。直到這次新冠肺炎，疫情開始不久，我全家人便長期戴着口罩。疫情初期，四處搜羅口罩更是疲於奔命。這樣下來，戴口罩不

今年最大的懸念是，究竟會不會如常舉行。因為疫情的不確定性，維也納愛樂曾推演了無數版本，直到十二月初，才確定如期舉行，但首次採用無現場觀眾方式，直播到世界十多個國家或地區。

對於全世界樂迷來說，欣賞維也納新年音樂會，就好像香港人看除夕煙花一樣，如果沒有的話，就像失去一位每年與老朋友歡聚的機會。今年已是香港連續第二年取消除夕煙花匯演了。當然，香港除夕夜放煙花，二〇〇七年才首次舉辦，歷史不能與維也納音樂會相提並論，但許多香港市民已養成這個習慣了。



童眼觀世 梁戴

逢周二、四見報

是的，人生沒有綵排，每天都是直播。但是，如果真有時光機，可以回到二〇二〇年的某一天，你會改變什麼、彌補什麼、記住什麼？

我希望沒有生死離別，沒有劍拔弩張，希望世界上所有的失去都是一場夢，心心念念的人一直都在，外婆還在那遙遠的小村莊，等着我們回去……

好吧，生活一半是回憶，一半是繼續。生命的路上總有賞不完的風景，那些曾經遇見的暖，那些患難與共的重逢與別離，將始終留存心間，而在未來的日子裏，我們將用力地，認真地，去對待，去珍惜。



十八彎 關爾

逢周二見報

單為人為己，助我防範新冠病毒，更對鼻敏感有所幫助。回頭一想，原來我在去年完全沒有光顧醫生，並未服用任何治療性藥物。另一方面，以往我的晚上大多會在劇場或電影院度過，有時在家亦會深宵觀看電視足球賽事，往往午夜後才會入睡。去年沒有多少娛樂節目或活動，晚上一般很早便睡覺，精神更見安好。我當然希望新冠肺炎疫情盡快消退，但對個人是福是禍，也可從不同角度設想。



文藝中年 輕羽

逢周一、二、三見報

蓄財腦思路

北京有一家名為「觀復博物館」的私館，由文人馬未都於一九九六年創建，藏品包括陶瓷、傢具、玉器、漆器、金屬器等逾千件古代物品，名聲在外。馬未都因愛好成就事業，身家不斐。

馬未都從逛古玩市場及參加拍賣會檢漏尋寶開始，展現出「你不理財不理你」的道理，儘管他說百年後全部藏品將捐獻給國家，但他活着時，總還是要錢養家餬口撫育後代的。

賺不到大錢的人永遠居多，能維持基本開銷已是不錯，能賺到大錢的人，即便囊中一時羞澀卻終可大富，此間區別到底在哪裏？我最近看了一篇講「複利」的文稿，不是講生意場上的利息率，而是以兩

萬字詳述伴隨人們一生的理財思維模式，從怎樣多賺錢、得到收入後怎樣合理支出、怎樣獲取投資的豐厚回報等，令我明白了思路的差異是造成貧富距離的主因之一。

現代社會年輕人的理財觀念比較進取，他們或許根本從未從上輩那裏遺傳到積蓄蓄財的基因，但通過有意識地學習，卻掌握了有關能力，能以有限資源創造無限可能，也從而提升了人生的社會價值。



紅塵記事 慕秋

wslupikwa@yahoo.com.hk

逢周二見報

而機師、空少與不同的空姐展示服飾造型，又以懷舊的機師皮襪配短靴最帥氣，台型十足。不同的制服代表不同年代的航空服飾，空姐服飾中以紅色斗篷尤為漂亮，全套白色風衣配帽及白長靴，加一條黑白絲巾，空中小姐也充滿英氣。空中少爺們個個服飾也不同，款式各異，十五位參賽者以服裝示範，加上才藝表演，一班原是不同行業的空中服務員，竟然也可即時變身為藝員。



衣尚 蕙蕙

逢周二、四見報

曾任職空少或空姐職位的。

劇集《衝上雲霄》，是一部很受歡迎的製作，電視台不惜遠赴外國拍攝集和拍成電影，就知道此劇是如何受重視。而航空界從業員亦多是帥哥和靚女，像湯告魯斯當年的得意作品《壯志凌雲》，相信觀眾都不會忘記其海軍飛行員的靚仔形象，也不會忘了本地《衝上雲霄》內的吳鎮宇、馬德鐘和陳慧珊。

而今次「衝上雲霄」比賽，除了有機師、空中小姐和空少外，像一貫的選美節目，還有才藝表演環節。得獎者有機會投身娛圈，冠軍麥大力，雖然年紀不輕，但可成為一位性格小生。